

[苏联] 格罗斯曼著

力 冈译

风雨人生



风雨

[苏联] 格罗斯曼著

人生

工出版社

力 冈译



21214017

1214017

(桂)新登字03号

风 雨 人 生

〔苏联〕格罗斯曼 著

力 冈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625 插页 4 字数 814,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00册

ISBN 7-5407-0748-9/I·525

定价: 平 13.60 元
精 16.00 元

译本序

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部禁书。斯大林时期禁书很多很多，勃列日涅夫时期也不少，比较开明的赫鲁晓夫时期禁书不多，主要的就是两部，一部是《日瓦戈医生》，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日瓦戈医生》有幸在国外很快出版，并因而使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金。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一直未能出版。其遭遇比《日瓦戈医生》更苦、更悲惨。

格罗斯曼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伟大作家，正因为如此，他一生坎坷，他的作品的遭遇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在熟悉苏联文学的我国读者中，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

瓦西里·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犹太裔作家。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卫国战争之前，著有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卫国战争开始后，以《红星报》军事记者身份上了前线。在前线深入实际采访的同时，还勇敢地参加作战。1942年写出反映苏联人民英勇奋战的中篇《人民是不朽的》，因而蜚声文坛。1943年开始创作反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两部曲。1952年两部曲的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赞誉。诗人巴让说，这是一部富有人性的、思想深刻的、

不说恭维话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建立伟大功绩的主要是人民群众，不是象另外一些作品那样，把一切功绩归于斯大林。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赞誉，另一方面，很快就受到官方评论界的严厉批判。1956年起，格罗斯曼的作品不准再版，格罗斯曼的名字从此在文坛消失。

格罗斯曼以顽强的毅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创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两部曲的第二部，并于1960年完成。这便是本书《风雨人生》。

这已经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文学解冻已经开始。然而第二部的遭遇却更为悲惨。

他把第二部手稿交给《旗》编辑部。有几家报纸已经刊出小说的片断，本书出版的消息和广告都已发出，作家和读者都在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这部作品出版。但是因为《旗》编辑部怕负责任，把这部作品上报。结果，保安机关抄了格罗斯曼的家，把所有的底稿抄走，全部焚毁，彻底消灭。苏斯洛夫说：这样的作品也许过二三百年才能出版！

作者也在1964年患癌症不幸病逝，未能看到这部凝聚了全部心血的作品问世。

但是，这部作品的手稿侥幸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拍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国，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嗣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引起很大的轰动。评论家称之为：“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

《风雨人生》于1988年在苏联出版后，引起热烈的反响。苏联评论家写道：“我们的评论家们常常叹息：为什么见不到描写1941——1945年战争的《战争与和平》呀？瞧，就是！”

有的作品，曾经红极一时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失去色彩；有的作品，曾经被压制、被扼杀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

书之所以遭禁，往往是由于书中触及了一些不能触及的问题，或者其中某些观点与当局的观点相抵触。历史上，当统治者走向历史的反面，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便划定界限，设置幕障，不准透过幕障观察问题，不准说界外的话。格罗斯曼却透过帷幕、透过迷雾观察事物，说话只顾事实和真理，不顾界限，因而触怒了当时的领导层，因而这部作品成为超级禁书！

格罗斯曼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语和思想发表了极其深刻、极其朴素的见解。是的，极其深刻，又极其朴素、极其简单。译者原来以为，深刻总是高深、深奥、复杂的同义语，是朴素、简单的反义词。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

格罗斯曼本来就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斯大林去世，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知识界思想渐渐得到解放，格罗斯曼则是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列。因此写作第二部时的思想深度又和写作第一部时大不相同。第二部中虽然有些人物仍是第一部中的人物，但事实上已经是另一部作品了。

作品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中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活动为主线，描绘出从前线前后方、从战前到战后、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基层、从莫斯科到柏林、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斯大林的劳改营……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正因为作家有敏锐的目光、无所畏惧的胆量和深厚的功力，他所描绘的画卷是真实的。评论者称《风雨人生》是当代的《战争与

和平》，就是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当代社会生活画卷。

作者运用的是传统的手法。用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手法写出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那些粉饰苦难的现实的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当人民处在苦难中的时候，特别需要作家的真诚和勇气！

格罗斯曼和广大人民一起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经历了1937年的所谓肃反运动，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眼见广大人民用鲜血换得胜利之后，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作家洒着眼泪书写历史事实，探索苦难根源。

我和老友冀刚合作翻译了《日瓦戈医生》，现在我又翻译了《风雨人生》。这是两部最著名的反思作品。但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帕斯捷尔纳克是真诚的，是有良心的作家，但他写作《日瓦戈医生》，只是一种叹息和悲伤，谈不到反思。格罗斯曼则不仅是真诚和有良心，而且更有勇气，更有认识的勇气、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写作《风雨人生》，不仅旨在创作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而且旨在进行深沉的反思。在所有的反思作品中，《风雨人生》是最应该称做反思作品的。

格罗斯曼的观点并非今日苏共领导的观点。而《风雨人生》今天能够在苏联出版，任凭评论界和广大读者评说、赞誉，这说明今天苏共领导的开明。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一生译过不少苏联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一

部是《静静的顿河》，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了。这部作品并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处处扣人心弦。

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力 冈

1989年6月10日于安徽师大

主要人物表

亚力山大拉·符拉季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简称：符拉季米罗芙娜）——老革命家沙波什尼科夫的妻子。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米佳——其儿子，1937年被捕，死于集中营。

谢廖沙——米佳的儿子。

柳德米拉——符拉季米罗芙娜的大女儿。

阿巴尔丘克——柳德米拉的前夫，被关在集中营。

托里亚——他们的儿子。

维克托·什特鲁姆（简称：维克托）——柳德米拉现在的丈夫。

娜佳——他们的女儿。

玛露霞——符拉季米罗芙娜的二女儿。

斯皮里多诺夫——玛露霞的丈夫。

维拉——他们的女儿。

任尼娅——符拉季米罗芙娜的小女儿。

克雷莫夫——任尼娅的丈夫。

诺维科夫——任尼娅的情人。

第一 部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而且，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红红的、晃晃不定的光斑。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伸去，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靠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排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同速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不看那在一旁行进的列车，也不看那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一根根钢筋混凝土桩上。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俄罗斯农村房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白头发的火车司机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仔细注视着从一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桩柱、一个个架着旋转的探照灯的高架、一座座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眼睛，机车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旁、放倒的彩条拦路竿后面的一长串汽车、红红的牛眼似的信号灯飞快地闪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与车厢之间灰蒙蒙的空隙眨起眼睛。转眼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看了看弄脏了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这车厢消毒，

咱们回来能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精疲力尽地赶回来。好象在咱们车站上就不能消毒啦。”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叫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到大装卸场上去呢。”

二

自从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之后，米海尔·西道罗维奇·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集中营里居住着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命运，脸色，脚步声，用甘蓝和假西谷米，即俄罗斯囚犯所说的“鱼眼”做的大众化菜汤，——这一切在数万集中营棚屋的居住者都是一样的。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子的颜色：红颜色的是政治犯，黑颜色的是怠工者，绿颜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渐渐使他们亲近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要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鲑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在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是艰难，现在越是起劲地说谎。

这种说谎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赞美自由：不在集中营里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在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出现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罪的罪犯，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创造的。

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

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在战争时期将俘虏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有投靠了德国秘密警察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任务是提供情报，配合行动，出点子，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名。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干兵工厂和军事工程中的活儿的故意旷工者。因为不好好干活儿而把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项发明。

集中营里有些人衣服上缝的是紫布条，那是从法西斯德国出去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新发明：只要离开德国，不管在国外如何循规蹈矩，都要成为政治敌人。

衣服上带绿布条的人，也就是小偷与盗贼，在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发明。

在集中营里有一些人的遭际另是一样的，还没有发明适合他们的遭际的布条子颜色。但是就连玩蛇的印度人，从德黑兰来德国学绘画的波斯人，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国家社会主义党都为他们准备好了铺位、一小锅菜汤和十二小时挖地的活儿。

军用列车日日夜夜朝死亡的营地，朝一座座集中营开来。空中回响着车轮轧轧声、机车吼叫声、成千上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的蓝色号码的囚犯出工时杂沓的脚步声。一座座集中营成为新欧洲的一座座城市。这些城市一天天扩大起来，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有医院、市场、

火葬场、运动场。

那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监狱，跟这些集中营城市相比，跟火化炉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红色火光相比，显得多么单纯，多么古朴呀！

看样子，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大量的、上百万的军队来监督和管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在集中营里见不到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囚犯们自己担任起集中营城市里的警察队。囚犯们自己维持营里的秩序，自己监督着，只准许烂土豆、冻土豆进他们自己的锅，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来送往军需品供应站。

囚犯们在集中营的医院和化验室里当医生和化验员；当清洁工，打扫集中营的街道；当工程师，为集中营里提供照明用电和暖气，为集中营里的机器制造零件。

又凶狠又卖力的集中营警察，即维持队，在左臂上戴着宽宽的黄臂章。有营警、区警、段警。他们从上到下监管着营里的一切活动，从全营的事情，到每个人夜间在床铺上的言行。这一部分囚犯可以参预营当局的机密大事，甚至可以参与编制分类名单、在特种囚室里收拾囚犯等事。看样子，即使营当局完全撤离，这些囚犯仍然会让铁丝网上保持着高压电流，叫人跑不掉，还继续干活儿。

这些维持队卖力地为营当局效劳，但也常常唉声叹气，有时甚至哭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炉的人……不过这种二重性并不彻底，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类名单。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别可怕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并不是带着单眼镜、傲然不可一世、与一般人不同的外来者。国家社会主义党象自己人一样住在营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象普通人